

雙調．夜行船．秋思

華 森

這套曲宛如一部汪洋恣肆、立論宏達、蘊含幽遠的哲學專著。這裡，既有詩人對自然現象和人類歷史的考察，也有對人與自然、人與社會問題的思考。德國存在主義大師海德戈爾風燭殘年，漫步故鄉小道，苦苦思考「還鄉」的哲學命題。而早於他六百年的馬致遠，古稀之年步出茅屋，推開柴扉，面對秋天萬物枯衰的景色，已開始思考這一哲學問題了。

詩人一開篇，推出莊周夢蝶，首先指出人生的短暫與荒誕，借此引發無邊的浩嘆，無際的遐思。回顧歷史與人生，人生如夢，歷史也是一場大夢，世間一切皆如夢一般美好而短暫，存在伴隨著虛無。花開花落，秋去春來，自然界更替有序，而人生也行色匆匆，死生有時，不是麼，歷史上聲名顯赫的秦皇漢武，儘管開國創基，東征西討，精心治理，造就盛世局面，為後世景仰，如今自身卻早已化為一抔黃土。當年那宏偉壯觀、富麗堂皇的秦宮漢闕，如今竟是蒿艾叢生、荒墳林立的放牧之地。歷史性的變遷太大了，貴為天子，威震四方，富甲天下的秦皇漢武，如今不也長眠荒野，與牛羊相伴麼！不僅秦宮漢闕已成牧場，而且記載秦皇漢武豐功偉績的碑文，也經不住風吹雨打，雪侵霜蝕，已經字跡模糊，不能辨認了。以前數代的賢相名將，豪英俊傑，死後的墓地，不也成了狐兔的巢穴麼！想當年，三國鼎立，群雄紛爭，角逐於大江南北，漢中秦川，呈現一幕幕明爭暗鬥的場面，威武雄壯，扣人心弦。曾幾何時，蜀被魏所滅，魏又為晉所代。此間名重一時的風雲人物，也隨滔滔大江，滾滾東逝。後人怎樣看待呢？最終勝利者到底是魏還是晉呢？也許是歷史本身吧？然而，歷史本身不也是夢一樣的虛無縹緲麼！前三段，詩人描繪出一幅幅空曠而蒼涼的畫面，並略加旁白解說，闡幽發微，弔古傷今，以歷史事實作為立論的論據。

接著，詩人深邃的目光，又投向當今紛亂的塵世。詩人對守財奴看錢奴極盡嘲笑諷刺之能事：你們不知人生有限，只知絞盡腦汁，費盡心機巧取豪奪，聚財富，白白辜負了「好天良夜」、「錦堂風月」。難道你們入土時能把錢財帶進棺材去嗎？即使你們在

黃泉之下頭枕萬貫，又有什麼意義呢？

詩人以自己的志趣情懷、人生態度與看錢奴之輩作一番比較：光陰疾速流逝，人生易老，歲月催人，自己頭上新添的根根銀絲即是確証。我不善鈔弄經營，糊裡糊塗度日，不是也清閑自在麼？我鄙夷功名，擯棄利祿，不問世事，不論是非，與世無爭。我遁入鄉間竹籬茅舍，面對綠樹青山，心曠神怡，不染紅塵，倒也安適幽雅，其樂無窮。

最後一段，是全篇的高潮。世界的凡夫俗子剛剛在蟋蟀吟唱之中進入夢鄉，恰恰又被雄雞一聲啼鳴驚醒。隨著新的一天的來臨，他們在追名逐利的舞台上又展開了新的角逐。有些成群結隊，彷彿螞蟻打仗那樣鏖戰廝殺；有些紛紛忙碌，宛如蜜蜂釀蜜一般辛勤勞作；有些穰穰爭執，恰以蒼蠅逐血一樣亂飛喧叫。他們在生活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醜劇、鬧劇、悲劇、喜劇，多麼可悲可喜，令人啼笑皆非啊！這些演出何年何月才能閉幕呢？哎，人生有限，我要像裴度、陶潛那樣生活。我要在秋天季節裡，摘菊花燒紅葉，烹紫蟹釀美酒，開懷暢飲，一醉方休。這裡，詩人描繪出兩幅截然相反的圖畫：一幅爭名逐利圖，一幅秋飲醉臥圖。兩者形成鮮明對照。

詩人生活在士人深受歧視的元代，在出任江浙行省提舉期間，厭惡官場之中的爾虞我詐，飽嘗宦海沉浮的箇中滋味，因此，他看破紅塵，激流勇退。此曲張揚的人生態度，既是他對曾經迷戀功名富貴的一種自我懺悔，也是他內心極度苦悶的一種發洩。

曲中，詩人不是喋喋不休地敘述個人往事和人類歷史，而是把對人生的感受寓意化，對歷史的反思哲理化。他省悟到：自己年逾古稀，已步入人生之秋，心境如秋風蕭瑟。他幾番苦苦沉思人的自身，進行哲理思辨的結果，不就像莊周夢蝶一樣麼？他不僅在沉思中有感傷，而且在感傷中灑脫豪爽。詩人面對浩蕩秋色，放縱思想的野馬，縱橫馳騁在歷史與現實的茫茫荒原上，時而秦漢，時而魏晉；時而朝霞，時而暮靄；時而痛飲，時而沉醉；時而昏睡，時而清醒；時而狂笑，時而凝視；時而細語傳情，時而高聲疾呼；時而憤世嫉俗，時而與世無爭；時而直抒胸臆，時而九曲一折。詩人思維如飛瀑落下，激濺浪花；行文似湍湍流水，嘩嘩有聲；筆勢如峰迴路轉，曲折有致。

由於此曲思想內涵豐厚，藝術成就卓越，因而受到歷代極高的讚譽，被推為散曲第一。元代周德清《作詞十法》云：「此方是樂府，不重韻，無襯字，韻險語俊，諺曰：『百中無一』，余曰：『萬中無一』」。王國維在《宋元戲曲考》中評曰：「馬東籬《秋思》一套，周德清評之為萬中無一，明王元美等亦推為套數中第一，誠定論也。」

（引自《金元明清詩詞曲鑒賞辭典》，光明日報出版社，1990年8月版）